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全解卷十七 十八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全解卷十七

宋 林之奇 撰

咸有一德

商書

伊尹作咸有一德咸有一德

此篇蓋伊尹致政告老而歸訓于太甲丁寧告戒終致其拳拳愛君之意而作也而其簡冊所編次則與伊訓太甲三篇相連屬不可以無别也故别為篇名曰咸有一德蓋其篇中有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故借此四字以為簡冊之別然此篇之義不必全繫於是也漢孔氏曰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唐孔氏曰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作此篇以戒之經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言己之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言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詳考此篇終始之義信如二孔之說蓋此篇之意實欲

太甲慎於用臣君臣上下克終厥德以盡其純一之德然書之篇名以篇中字為簡册之别者多矣如梓材無逸立政之類不必皆盡其一篇之義要之姑借此字以為篇名之别焉若必從而為之說則妄妄有穿鑿而不得通者且以詩譬之如召旻之詩其篇言旻天疾威天篤降喪而篇終曰昔者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取其始終之美遂以召旻二字為此篇之名乃若詩之義不在是也而作序

者乃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若此之類皆妄論也故二孔之論此篇雖誠有此理然未可以為必然也百篇之序蓋有述所作之人而不言其所以作是篇之意者如咎單作明居周公作立政與此篇之序比之諸序最為簡省若以為經文已明故略之然其諸序亦有經文已明而序文詳言之者故予嘗謂書序之作非出於一人之手蓋歷代史官相傳以為書之總目既非出於一人之手故自

有詳略不同至於書之本義不在是也如此篇發首是言伊尹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則其序亦可言其致政告歸之意然當時史官所録者止如此若杜預所謂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泥也學者於此不可校量同異而為之說茍以書序之作盡出於夫子之手必於其間校量同異輕重盡以春秋褒貶而求之則將不勝其鑿矣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太甲既終喪伊尹以冕服奉之于桐宫以歸于亳始踐天子之位故伊尹於是還政太甲告老而歸蓋功成名立則奉身而退不以寵利而居成功也夫豪傑之士蓋亦有可以當受遺託孤之寄者然至於天下之權在於掌握則往往固吝而不肯舍者有以為騎虎而不得下之勢者如霍光之忠義蓋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然而寵盛勢尊則固惜權柄不肯還政於宣帝而積其疑似之釁卒成族

滅之禍此猶可言也至於曹操司馬懿桓温之徒則又往往肆其不軌之心欺孤兒寡婦而奪之位此無他惟其既執天下之大權而不忍棄去故其末流不害于其家則凶于其國其禍如此之慘也伊尹以冕服奉嗣王而歸既復政而遂告歸而去豈復以權勢繫吝其心哉孟子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彼其視千駟之多天下之大無以異於一介之取與則眇然天下曾何足以動其

心哉此其盛德大業所以歷萬世而不可企及者也伊尹雖告老而歸然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蓋嘗習於下流而為放僻邪侈之事其居桐宫也困心衡慮然後改過遷善之心作於憂患之中其於處仁遷義蓋未久也而遽處至尊之勢躬覽萬幾之務伊尹度其所養也固所守也確必可以離師傅而弗反然其告歸本出於愛君之誠心拳拳然而不能自已也於是為之歷陳天人影響之應所以禍福興亡之理以堅

其修德之志其言尤為懇到切至蓋其所以望於太甲以克終允德而為商家社稷無疆之休者其言實基於此使太甲優游饜飫入於其心而不背也故伊尹得遂其高尚之志遠處於不用之地而無憂故曰將告歸乃陳戒于德蓋陳其德之常與不常以致夫禍福興亡之理者以戒之也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嗚呼者歎而發其辭也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也諶者信也天之難信者以其禍福興亡之命初無常也治或變而為亂安或變而為危當其既安且治矣而遂信其無復有危亂則凶禍隨之矣蓋天命之無常惟其德則可以為常有能常厥德則其治可以永保蓋人之德有常則天命亦有常而可信苟其德之不常則雖奄有九有之衆亦不救於亡蓋人之德既無常則天命亦無常而不可信矣如以舜繼堯以禹繼

舜天下大安大治者幾二百年此非天命之有常也蓋堯舜禹三聖人皆有常德故天命亦從而有常苟使以丹朱繼堯以商均繼舜其德既不常則天命亦將不常矣故人君之德常與不常是天命之所自出也惟天命之所自出是以惟人主不可以言命使人主而言命則將以天命為可信而常厥德保厥位者廢矣九有即九州也夏商周皆是用禹貢疆理之法分天下以為九域夏之九州即禹貢所載是也商之

九州先儒以為即文觀之即成周之九州職方氏之所載者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廸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伊尹既言天命之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當引夫桀之所以失天下湯之所以得天下者以證之矣夏王桀不能常其德幽則慢於神明則虐於民彼所以

慢神虐民者其意葢謂天命之可信如紂所謂我生不有命在天也既慢之虐之矣於是民怨神怒皇天雖欲眷有夏而存之不可得也故於是棄之而弗保天既棄桀而弗保然而天下不可以無主也故鑒視萬方之衆擇其能有天命者而開導之於是眷求其一德之人俾為天地神祇之主矣而我商家君臣咸有純一之德故能上當天心於是受天之明命以有九州之衆革夏正而有天下也革夏正者夏以建寅

之月為正湯既勝夏始以建丑之月為正是革正之事前世未嘗有葢始於湯武王因之遂以建子之月為正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是也而說者乃以為正朔三而改自古相變謂夏以前迭用此說非是某於堯典已詳論之矣伊尹既於上言天難諶命靡常惟有德可以為常於是遂言桀之所以失天下湯之所以得天下者葢天之所以不保於桀者是桀之弗克庸德自不能保也自緯候之書出於

漢世祥瑞之說雜然而起儒者爭言三代受命之符使為人主者不知取必於其德而妄意符命於不可測之間使王莽因之而篡漢者推其源流皆漢儒之罪也孔氏生於漢世其於經也蓋有不淪於諸儒之習而卓然有超世之見其論伊尹成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是其一也故其說以謂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夫漢儒之論往往以謂帝王之興必有非人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符瑞之說不勝其煩孔

氏不然以謂湯之所以受天明命者惟所征無敵耳至於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后來其蘇是則人心之無所不服人心既服天命其在是矣唐孔氏亦識其意遂從而發明之曰天道遠人道邇天之命人非有言辭之告正以神明佑之使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黄龍元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若漢孔氏可謂不畔於經矣若唐孔氏亦可謂無

負於先儒矣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此又申前之意以盡其義也言湯之所以受天明命者非天之私我商家也惟天之所助佑者在于一德故天佑之也其所以有九有之師者非商之求于下民也惟民之所歸者在于一德我有一德故民歸之

也我商家所以天佑之民歸之者以其德之一故動罔不吉也蓋德之一則是吉德也以吉德而動豈有不吉者哉桀之所以天不佑之而民不歸之者以其德之二三而動罔不凶也蓋德之二三則是凶德也以凶德而動豈有不凶者哉惟其動之吉凶皆繫於德之一與其二三故繼之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言天之吉凶所以不僭差於人者則天之所降災祥惟在於德故也自其降於天者而言之

則為災祥自其受於人者而言之則為吉凶其實一也伊尹自篇首至於此丁寧反覆如此之詳如此之盡而其大要則惟言天命之不可常惟有德則可以為常人事之得失動於此則天命之從違應於彼不可不謹也既曰常德又曰一德者惟一故常惟常故一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推遷萬物之生育所以悠久而不變者惟其一而常常而一故也故伊尹告歸其言及於一德常德尤為詳盡者蓋以謂

常人之立事無不銳於始而工於初至於中則稍怠末乃澶漫而不振此雖聰明睿智之主有所不能免者且以周宣王觀之當其側身修行任賢使能見於雲漢烝民江漢六月采芑之詩固已無愧於文武成康矣惟其盛德之高明光大也如此故能復受天命以中興周室而復會諸侯於東都非其聰明睿智之有以過人者豈能爾哉及其憂勤之志弛於庭燎好賢之心替於鳴鶴迨其末年遂至不籍千畒料民太

原而寖不克終繼以幽王之暴虐平王之孱弱而周室自此衰矣此無他惟其德之不常不一故也故太甲雖能處仁遷義於憂患之餘而伊尹以冕服奉之以踐天子位及其告歸而去也則懼其歷年寖久遂至于豫怠澶漫而不振也故其言丁寧反覆以堅其心謂德之可常而天命之不可常也苟其德之不常則天命亦不常矣故其言之丁寧反覆如是之切至也善乎蘇黄門之論陸贄也其言曰贄始以官從事

德宗老而為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闕而濟其危比其反也功業定矣而卒斃于裴延齡之手其故何哉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恒之德事德宗之無恒以巫醫之明而治無恒之疾是以承其羞耳又曰德宗常持無恒之心故前勇而後怯贄常持有恒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欲其上下相保不可得矣夫以德宗之為人也

既非恒德一德則雖以陸贄之賢事之卒至於君臣上下不能相保伊尹雖以一德為太甲之師傅然苟使太甲之德至於不恒而不一則雖伊尹在朝亦末如之何也已而况於告歸而去乎故其將去也丁寧告戒出於愛君懇切之誠而不能自已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

伊尹前既論天命之無常惟有德則可以為常德之

得失動於此則天之禍福吉凶應於彼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反覆推明可謂曲盡其理矣於是致其拳拳之忠所以期望於太甲者以終其義也方太甲宅憂亮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也其萬幾之務皆伊尹之所剸裁當此之時天下之治亂社稷之安危伊尹實任之是以太甲之初雖欲敗度縱敗禮自肆於宮禁之中而其禍不及於百姓者以伊尹實當天下之憂責也今太甲既能克終厥德還自桐宮以踐天子之

位伊尹於是復政厥辟告歸而去不復以庶政自闗而太甲於是親萬幾之務矣既已親萬幾之務則其一言一動而安危治亂之機於此而萌矣伊尹既以其身之所自任者歸之於太甲有不可不盡其丁寧告戒之意故謂今嗣王新服厥命聿新厥德言新有事於萬幾之務言而作命實四方萬姓之所觀聽也人君即位之初發號施令所以端本正始而新天下之耳目尤不可不謹也髙宗亮陰三祀百官總已以

聽冢宰及其免喪而踐天子之位也且恭默不言羣
臣進諌于王曰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
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而高宗以謂以台正于四方
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蓋謂始有言于天下苟為輕
動而妄發後雖悔之亦何及矣故其新服厥命將欲
發號施令為天下之所取信者惟在于日新厥德德
者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也故繼之曰終始
惟一時乃日新言始乎如是終亦如是終始惟在于

一德而無造次顛沛之或違是乃其德日新之道也

蘇氏曰中有所主之謂一中有主則物至而應物至而應則日新矣中無主則物為宰凡喜怒哀樂皆物也而誰使新之如衆人之言新則不能一而非日新也而伊尹曰一所以新也是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又曰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無斁此言盡之矣終始惟一時乃

日新蓋所以總結上文常厥德保厥位德惟一動罔
不吉之義也為人君者亦莫不欲終始惟一則日新
其德然每每至於寢不克終者蓋未嘗不以小人得
以乘間而進熒惑人主之心術蠱害其德日滋月益
則流入于敗亡而不自知故大臣之事君既有以格
君心之非而成就其德又當使之舉賢材而用之使
賢材既用於朝不能間之以小人則其日新之德蓋
將有加而無已也是以伊尹之告歸尤丁寧懇切於

此既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而又戒之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漢孔氏曰官賢材而任之非賢材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原孔氏之意以謂任賢材充位列職自大臣至於百執事是也居是官者必得賢材而用然後無瘝官無曠職任官者既得賢材皆在王之左右所謂侍御僕從綴衣虎賁趣馬小尹之任又不可不選忠良之人而用之不忠良則是左右之非其人也蓋賢材雖已任官苟左右之

非其人縱有賢材亦將見陷於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而不得一施矣孔氏之言雖簡而其旨明說者不悟其意遂以左右為大臣謂左右者如說命曰王置諸左右謂惟其人者如周官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此雖有所據而云然與上文任官惟賢材文勢不相應既曰任官惟賢材則大臣已在其中矣而又加左右於下豈不贅哉此蓋未嘗攷先儒之意而妄為是說也自古賢材既居于位矣而天子左右或非其人則其

勢不兩立小人必勝君子必退至於不能自存者多矣有弘恭石顯在于左右則周堪蕭望之之賢材無所施矣有曹節侯覽在于左右則陳蕃李膺之賢材無所施矣有仇士良陳洪志在于左右則裴度之賢材無所施矣欲賢材之任官而得其忠非左右惟其人不可也

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此兩句說者不同漢孔氏曰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

民唐孔氏遂謂為上謂奉為在上為德謂布為道德順下謂卑順以為臣下訓民謂以善道訓助下民顧氏亦同此說故陸德明釋文曰以為上為民為于偽反為德為下如字夫為上與為下相對為文而為上則于偽反為下則如字又為德與為民相對為文而為德則如字為民則于偽反文勢同而意訓特異必無此理是知先儒之說不可從蘇氏曰臣之所以為民上者非為爵禄也為德也德非位則不行其所以

為我下者非為爵禄也為民也王氏曰所謂為上為德者將順正救為其上造成所以為君之德所謂為下為民者先後相勸為其下造成所以為民之行也如蘇氏之言為下為民則通以為上為德言臣之所以為民上則經文並無為民上之意如王氏為上為德則通而以為下為民言為其下造成其為民之行所以為民之行則經文但有德字無行字是知此說皆不通某妄謂此四字皆當音于偽反葢伊尹既言

任官惟其人不可以小人在於人主之左右使君子無所效其能而未足以盡其義也故又言賢材之人惟人君之有德則可以致其輔相之力苟人君無其德雖有賢材亦末如之何也已若民則無所擇也蓋世有不可與有為之君而無不可治之民臣欲為上非其君之有德則不可得而為之也至於民則何所不可哉惟君有可有不可而民則無所不可也故不曰為上為君而曰為上為德也臣之為上既在於君

之有德苟其君之無德則雖得賢材而用之必為小人之所排擊沮難而不能自存故繼之曰其難其慎惟和惟一言為君必如此而後可也其難其慎者言當疏遠小人憂之畏之惟恐有得乘其隙而進也惟和惟一者言當親近君子與之協心同德以大有為於天下也能如此則其德日新而臣之欲為上為德者無不得其志矣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

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此又戒之以并謀兼智合以為公無偏黨也德無常師者言欲日新其德故無一定之師凡主於善者皆在所師也善亦無一定之主苟協于克一而可以成就吾之常德者皆在所主也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中庸曰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

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此有以見其德之無常師而善之無常主也茍使德有常師善有常主則其心必有所繫吝而不為公心有所繫吝而不公則小人得以窺伺其意之所在以迎合其意而投其所好如此則偏聽而不能并謀兼智與天下為公而民之不服者多矣如唐明皇始用姚崇兼容天下之善以致開元太平之治及其惑於聲色則私心漸勝於是舉國家之務而信一李林甫專咨朝政者十有八年

至於末年諫諍路絶上下之情不通及其一旦盜發幽陵四海横流唐遂陵遲不可復振此無他一有偏聽則天下之不服者衆矣故伊尹既戒太甲小人之不可用而又推原其所謂用小人者自夫君之心不能合并以為公故彼乘隙而入也苟能德無常師善無常主樂與人為善以與天下為公而私意小智不撓於其間則天下其有不心悅而誠服者哉故其發號施令則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蓋由

其言之大則見其心之一也蓋德無常師善無常主則其心公而不私不私故其心一其心一則其言不期大而自大苟其心有繫吝之私於方寸之間紛然殽亂莫適為主雖諄諄然告人以其心之一而人愈不信矣德至於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則其德高明盛大無以復加矣故上焉則可以綏先王之寵禄而下焉可以永底烝民之生育矣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

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伊尹所以訓告太甲者諄復懇到盡於此矣於是咨嗟而申之以終其意也七世之廟天子之廟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為七也此商書也言七世之廟則天子七廟其來尚矣而鄭氏云周制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商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而已此蓋妄為之說其實三代皆

事七廟也萬夫之長者猶所謂萬姓萬民亦謂天子也非德無以遺後非政無以齊衆伊尹之言此者謂非德之可觀則無為萬夫之長太甲既上事七世之廟下為萬夫之長必其德政有可觀者然後可也季武子曰諸侯來魯於是乎觀禮與此觀同林子和曰觀者有以示於此而彼得以見之之謂也其意以謂太甲有七世之廟可以示其德於下為萬夫之長可以示其政於下言其勢之易也案此說則觀字當從

去聲讀與易觀卦之彖觀同其說亦通夫欲德與政皆有可觀於下則必有道矣惟不以民之至愚而忽之盡其所以敬民之道無一夫之不獲者德與政將不可勝其用矣故繼之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蓋言君之勢相須而立后使民而民事后蓋其尊卑之分不得不然也若謂后之可以使民遂以至尊之勢而驕之則將自廣以狹人矣若以民之勢為在於事上遂以至

甲之勢而虐之則匹夫匹婦將不獲自盡矣為上者既自廣以狹人為下者將不獲自盡則君民之心離矣茲誠治亂安危之本也故終篇尤深切於此以謂太甲欲善其德與政則當克自抑畏其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而盡其欽民之道無自以為廣而謂人為狹苟使四海之廣萬民之衆而有一夫一婦不獲自盡則是人君之心有所未盡故彼亦不得以自盡也有一夫一婦不獲自盡則乖戾之心生而天地

陰陽之氣亦將乖戾而不和矣其何以成厥功哉是以人主之職必在夫得萬國之驩心以事其先王使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然後為能盡其心此庸德一德所以克終也至於厥德靡常而致九有之亡者亦豈在天也哉失匹夫匹婦之心則天下之心自此去矣故太甲論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而必以萬姓為言至於無自廣以狹人則但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亦

猶其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詳攷此篇終始之義又與召誥之言曽無少異召誥曰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即此篇所謂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也召誥曰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玆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即此篇所謂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也召誥曰其

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至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即此篇所謂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也蓋太甲成王皆是始踐尊位而攬萬幾之務故伊尹召公諄諄告戒之言若合符契其大意則皆以謂天命不可必而人事為可必不可以廢人事而不修而歸諸天命也夫中才庸主其所以偃然自肆於民上而不以國之安危休戚為意者惟其恃天命而廢人事故每

至於敗亡而不自知唐德宗與李泌論建中之亂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用盧杞所能致也夫德宗怠棄厥德用盧杞以致禍亂至於鑾輿播遷生民塗炭若可以少悟矣而猶歸咎於天可謂愚矣故李泌曰命者他人尚可言惟君相造命者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泌之言誠與咸有一德召誥伊尹之相太甲召公之相成王不以天命歸於自然之數而謂本於人君之德與不德者蓋

謂君相造命不可以言命也伊尹召公之言太甲成
王信而用之故能成商周之治泌之言德宗不能用
而唐室陵遲其言則同而其治亂則異何也蓋對必
以正者泌之所能必也至於用與不用則非泌之所
能必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
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
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

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尚書全解卷十七

尚書全解卷十八　　宋　林之奇　撰

商書

盤庚上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盤庚

逸書之序蓋有其書雖已亡而其所述亦可證見存之書者若其記載商人遷國之始末也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此皆

逸書之序也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此見存之書也盤庚之書雖存然不得逸書之序以見其前世遷徙之始末則盤庚之意亦復不明于世故自帝告釐沃以至于祖乙五篇之序蓋所以為盤庚之書張本於前若左氏傳或先經而始事也學者欲讀盤庚當以此序始契者商之始祖受封於唐虞之世始有爵土傳之後世自契至于成湯凡十四世而八遷其國蓋古者邑居

無常擇利而後動其宗廟社稷朝市之制簡而不
夥約而不費故不以屢遷為勞也如周之先世后
稷封於邰公劉徙邠太王徙岐文王徙酆武王徙
鎬且亦屢遷也商之八遷歷世久遠其書雖已亡
逸不見其所遷之地亦如文武而上遷徙無常而
不出於其所封之國也湯遷居于亳從先王居先
儒以先王為帝嚳亳也武成曰惟先王建邦啓土
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

家其曰先王葢指后稷也周以后稷為先王則先
王居葢是契之舊邑也商頌曰玄王桓撥周語曰
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先王為契何所不可而
必以為帝嚳也亳葢契之所居實王業所基之地
湯從而居之遂克夏而有天下湯之後傳八世至于
太戊皆居于亳咸乂之序曰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
是也太戊崩其子仲丁立始自亳遷于囂仲丁崩弟
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後自囂遷于相河亶甲

子祖乙立復自相遷于耿既遷于耿則其地水泉漏為水所圮欲改遷于他所而重勞民故遂留于耿自祖乙以來凡歷五世竟不克還及盤庚即位而民之被於墊溺已甚遂謀遷于亳殷此其遷徙之始末見於書之序者然也是以張平子東都賦曰商人屢遷前八後五蓋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此所謂前八也自湯至于祖乙五遷此所謂後五也湯一人而再數之是以前八後五共為十三遷也故序曰盤庚五遷將

治亳殷其文蓋與自帝告釐沃至于祖乙五篇之序
文勢首尾相貫蓋自契至成湯八遷而自湯至祖乙
又五遷也盤庚既承祖乙圮于耿之後將欲遷於殷
之舊都故治亳殷而將居焉亳地名也殷亳之别稱
也周希聖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此言是也蓋自此
以前惟稱商而已自盤庚既都亳之後於是殷商兼
稱或單稱殷也亳殷説者不同鄭氏云在河南偃師
皇甫謐云在梁穀熟縣或云濟陰亳縣唐孔氏於此

諸說莫知所從學者難以折衷而某竊以謂惟鄭說為可從蓋偃師在河南其地實與周之洛邑相近乃四方朝覲貢賦道里取中之地惟其都邑之勢為四方之所取中故商頌曰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又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又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使亳地非河南則商頌之言不應如此則知鄭說比諸家為長鄭說既以亳為偃師故於立政之三亳則解曰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

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此說可信皇甫謐以穀熟為南亳蒙為北亳三處之地皆名為亳則二亳之地隔絶縣亘乃數百里建尹立監必不如此之遼也皇甫謐又以為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亳地在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往為之耕乎其地名不同說者變易數千年之後攷之葛鄉則信以為近亳之葛此正孔氏以升自陑為出

其不意皆未可以為定論也故宜推本鄭氏之說以為偃師而以商頌之言為證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其所遷之意說者不同鄭氏曰祖乙居耿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之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于亳皇甫謐曰耿在河北迫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侈靡故盤庚遷于殷此諸說大同小異而其竊

以謂王肅之說為當耿地乃漢皮氏縣之耿鄉其地沃饒近鹽祖乙不審于利害之實而徙居之其居之久也為水所圮而不可居蓋其地沃饒而塞障故富家巨室總于貨寶傲上從康而不可教訓其閭閻之民則苦於蕩析離居而罔有定極盤庚於是謀居于亳蓋擇其高燥之地而將使居之是舉也是小民之所利而富家之所不欲而唱為浮言以摇動小民之情斯民不悟盤庚所以遷之之意而為浮言之所摇

動故自歎而怨亦皆不欲遷也盤庚乃登進庶民告之以所以遷都之意且戒羣臣無肩浮言以揺惑斯民之視聽使羣臣不敢肆為過逸之言而民皆樂從以遷此三篇之所由以作也哀十二年左氏傳舉此篇以為盤庚之誥則此三篇皆誥辭也然不曰誥者意其後世失之或者以其篇名既有上中下字為其簡編之别遂從省文雖不加誥字實誥之體也王肅曰取其從而立功但以盤庚名篇此則失之矣此書

三篇皆是誥其民臣之言而其誥之者自有先後故分為三篇而以上中下為之別唐孔氏曰此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釋民意誥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事而上篇人皆怨上初啟民心故其辭為切中篇民已稍悟故辭稍緩下篇民既從遷故辭復益緩此説是也王氏曰上篇告其羣臣中篇告其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強生分別攷之於經而不合不可從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兹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適之也言盤庚將遷于亳殷之地而民不肯之殷有邑居也率籲衆慼者先儒以籲訓和蘇氏曰盤庚知民怨故呼衆憂之人而誥誓之竊謂蘇説勝泰誓曰無辜籲天則籲之為呼蓋常訓也矢陳也與臯陶矢厥謨夫子矢之之矢同蓋陳其所以遷都之意而告

之也先儒以為出正直之言則其意失矣我王蓋指
祖乙也言祖乙自相而來既已居于此耿地耿地既
圮將欲復遷于土厚水深之地而不忍重勞民也故
曰重我民無盡劉劉殺也言民既勞矣而又驅之則
幾於盡致之死地若有不忍之意也既不忍勞民以
遷遂居于耿者五世其地潟鹵墊隘民終不得安其
居是不能相正以生也不能相正以生我於是以卜
而攷之而龜辭告我曰此耿地無若我何蓋謂苟留

居耿則雖天命亦無如之何也蓋古者將遷國邑必
以卜定之如緜之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
時築室于茲衛文公楚丘之遷亦曰降觀于桑卜云
其吉終焉允臧蓋遷都大事也必決之以鬼神之智
所以祈社稷無疆之永命也周官太卜國大遷大師
則貞龜蓋凡卜筮之事無如遷都之為重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

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言自湯以來欽奉皇天之命而不敢違謂重卜筮之事而信之凡有事則必謹天命而稽焉其地雖未至於潟鹵墊隘猶且擇利而動至于今已有五邦矣案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是自湯至于盤庚之遷併而數之方及五遷今此言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又繼之以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則是盤庚之前所

遷者既有五邦矣攷之前序但有亳囂相耿之四邦不知何以有五邦若併數盤庚之遷以為五邦則不惟其文勢不應如此而又所遷者乃復歸于亳謂之五遷則可謂之五邦則不可故太史公謂祖乙自耿遷于邢而汲冢記年亦謂祖乙遷于奄此皆與序文相戾不可以為據也意者自仲丁至于盤庚更有一遷而史家失之盤庚據其當時所見而言之故得其實歷世久遠不可臆決也夫商之先王既恪謹天命

以取信于卜筮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我既卜之於龜而曰其如我何今乃不能率爾臣民而遷則是不能承先王恪謹天命之意是不承于古也不承于古則是不知上天所斷之命蓋天命汝以遷而汝乃不遷是違天命也況此亳殷之地乃我商家肇造基業之邦實王業之所自始也誠能往而居之則是從先王之烈能從先王之烈則是我商家既廢而復興如既顛之木由是而生蘖蘖蓋木仆而更生者也蘇氏曰

木之蠹病者雖勤於封殖不能使復遂既仆而蘖生之然後有復盛之道此言是也惟天時人事之間蓋有不得不遷者如是天將永我商家社稷無窮之命于此新邑苟遷而居之則可以紹復先王之大業以綏安此四方之民蓋邦畿千里之民得其所止然後可以肇域彼四海也古者先王之創業垂統以貽萬世無窮之業必有根本之地蓋其王業之所自天命人心之所繫其子孫守之則興不能守之則廢湯之

亳文王武王之酆鎬是也案太史公曰殷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夫此九世之亂雖自於弟適爭立然亦由仲丁自亳遷于囂之後失成湯根本之地故數百年間無有勃然興者盤庚既以耿地墊隘遂復居于成湯之舊都因其根本之地而據之商家社稷於是復興信乎其能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也周自犬戎之亂平王東遷其後不復有還居酆鎬之意惟其失文武根

本之地故東周之主雖傳數十世而皆陵遲削弱不得復起齊晉秦楚迭執其柄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天子擁虛器於上而不能自立此無他惟其不能守根本之地故也是則盤庚之遷與不遷實商家社稷安危强弱之所繫使其惑於浮言横議而不克遷則是亦一東周也彼其所以丁寜告戒敷心腹腎腸而强其臣民以遷者是豈得已而不已者哉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

小人之攸箴

夫耿之地潟鹵墊隘而有沃饒之利是故不利於閭閻之小民而利於富家巨室盤庚之將遷也始於富家巨室之不悅故扇為浮言詭説以簧鼓斯民之視聽至其終也閭閻之小民亦皆相與咨怨不適有居利害之實於是亂矣然其間亦有審於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為在位者之所排擊沮難故不能自達於上當此之時如人之一身風邪入其肌膚而

亂其脉絡則其關竅閉塞而不通尚不能救其所以受病之處而治之徒攻以毒藥與病勢爭於否塞之間則將有不可測者矣故人君當夫上下之情不通而人情否塞之時可以誠意感而不可以勢力較也盤庚知其然於是推原其所以受患之處謂夫民情之所以未喻者本夫富家巨室牟利自營傲上從康不能率由典法而肆其巧言以熒惑愚民使其欲遷之心鬱而不得伸故其斆于民者必自有位而始其

敎于在位者亦非作為一切之新法以整齊而脅從之也惟舉先王之世其遷都邑也蓋有故事存焉今之遷都亦始於前世之故事使之正其法度而已其所以正其法度者無他使爾在位之人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也蓋小人之患於瀉鹵墊隘而欲遷者有以其言箴規於上則汝無得遏絶其言使不得自達也此蓋史官序述盤庚所以戒臣民之言而先總其大意為此數語以表見其當時上下之情既壅窒而

復通者由盤庚之能審其人情之變而處之得其當也蘇氏曰矇誦工諫士傳言庶人謗于市此先王之舊典正法也今民敢有聚怨誹疑當立新法行權政以一切之威治之盤庚仁人也其下斆于民者以常舊事而已言不造新令也以正法度而已言不立權政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者憂夫百官有司逆探其意而禁民言也盤庚遷而殷復興用此道也夫此論甚善亦有為而發也當時王介甫變更祖宗之

制度立青苗免役等法而當朝公卿下而小民皆以為不便而介甫决意行之其事與盤庚遷都相類故介甫以此籍口謂臣民之言皆不足恤然所以處之則與盤庚異者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而介甫一以新法從事盤庚言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介甫則峻刑罰以繩天下之人言新法之不便者故雖以盤庚自解說而天下之人終不以盤庚許之者以其迹雖同而其心則異也非特天下之

人不許之以盤庚之事而介甫亦自知其叛於盤庚之說其解盤庚又從而為之辭以為其新法之地而既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者斆之以無自用而違其下而又曰治形之疾以箴治性之疾以言小人之箴雖不可伏然亦不可受人之妄言妄言適足以亂性有至於亡國敗家者猶受人之妄剌非特傷形有至於殺身者矣故古之人聖讒說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而所不伏者嘉言而已觀王氏此言其與誦

六經以文奸言者何以異哉蘇氏之言為王氏而發也雖為王氏而發實得盤庚斅民之意非奮其私意與王氏矛盾也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

言使自羣臣以下至于庶民咸得至于庭也周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盤庚蓋將遷都而謀于民故使臣民皆至于外庭也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者蘇氏曰書凡

言若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抵若此而已格汝衆者呼之而使來也我將告之以予志之所欲言者自此而下皆為羣臣之扇為浮言以惑流俗而發也蓋上文所謂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者也

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夫天下利害之實煥然甚明不難知也人主心平而氣定上不為名所惑下不為利所怵者類能知之惟其心之所存一惑於利害之私則將見其利而不覩

其害而利害之實亂矣遷之利與不遷之害在盤庚之時蓋可以一言决也然其羣臣乃以不遷為利遷為害者惟其貪於沃饒之利習於奢侈之俗此二者撓於胷中故至於傲上從康而不自知其非故盤庚告之也始則告之以一言曰汝猷黜乃心言汝欲知遷都之利害先當謀黜去汝之私心也茍去汝之私心則利害之實不為物蔽而漸以明審必不至於傲上而不肯遷亦不至於懷安而不欲遷也故繼之以

無傲從康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既告以黜其私心無傲上從康矣此又稱先王之時其臣皆從先王之命令而無敢逆之者即上文以常舊服正法度是也古我先王者葢泛指成湯及殷之

賢君舊人者亦泛指先王之臣也言我先王之謀任舊人與之共政也王播告之修者此言王亦指先王也不言先王者變上之文也播告之修言舊臣之事先王先王使之播告其所修之政於天下而舊臣則能不隱匿其旨志故先王用大敬之而舊臣所敎之旨又無過逸之言以扇惑民聽故民用大變蓋上焉為王之所欽者以其不匿厥指故也下焉為民之所從者以其罔有逸言故也而今之羣臣乃不以盤庚

遷都之意告民而乃扇為浮言以恐動之此民之所以不至于丕變而王之所以不至于丕欽也故繼而責之曰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言汝今乃聒聒然肆為多言務以險膚之說起信於人我意不知汝所訟言者果何謂也險謂悅害而幸災膚謂淺近而不由中此二者雖皆誕妄無實而皆有以取信於流俗也在流俗則信之而自知者觀之則弗知乃所訟也弗知乃所訟者言我之不知汝所言者果

何謂也王氏曰不夷謂之險不衷謂之膚此論甚善而繼之曰造險膚者所不待教而誅此言大害義理夫盤庚斅于民由乃在位則是為險膚之言者皆敎之而不忍誅也今曰造險膚者不待教而誅則是盤庚之時必誅其造險膚者此葢王氏借此言簧鼓以惑天下欲快意於一時老成之人言新法之不便者皆欲指為造險膚之人而悉誅也不仁之禍至六經而止王氏乃借六經之言欲以肆其不仁之禍是可

歎也言汝不能如先王之臣不匿厥指罔有逸言而乃聒聒然起信險膚我反求之不知汝所說則是非我一人自荒廢茲德不能如先王之圖任舊人共政也乃是汝之羣臣恃我有寛容之德含其恩惠故不畏懼我一人而肆為險膚之言也汝既不畏懼我一人而肆為浮言我不於其始萌之時而遏絶其勢今乃至於無所忌憚以簧惑流俗之聽舉國之人皆相與咨嗟而不適有居是我之於汝譬若觀火不於熒

熒之時而撲滅之遂至延蔓而不可救是我之拙謀成汝之過此蓋自責盤庚既以不加刑罰撲滅於熒熒之初以成其浮言之過爲拙謀則宜以刑威日脅之而使從者其謀爲不拙矣然終不肯去彼而取此者蓋無欲速無見小利者王者之政也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雖脅民而從之無益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王氏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者言下從上小從大

則治此申前無傚之戒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此申前無從康之戒蓋綱者網之索也舉其索則網之目皆有條而不亂服田力穡謂盡力於播穡之事則享有秋之利此蓋能近取譬以喻其意也彼羣臣之所以扇為浮言而不肯遷者惟其傚上故偃然自肆而不畏懼於天子之命令惟其從康故偷安朝夕而憚於勞苦之事故設為此譬以喻之使知下之於上若網在綱則固將無傚矣如欲享其利者必若農之

服田力穡則固無從康矣此蓋優游饜飫使之曉然知利害之實而若無絲毫强之者此其所以為王者之政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

利害之實既如網之在綱農之力穡其理灼然可見汝當能黜去汝傲上從康之心以施其實德于民蓋羣臣所以肆為浮言簧鼓流俗使之不肯遷者其言必以謂遷則害于民不遷則無害也觀其言若有德

于民非實德也曾子有疾童子請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于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蓋不以德愛之而徒以姑息愛之是細人之愛人也羣臣之不肯震動萬民以遷是愛人以姑息也盤庚之意是愛人以德也故云黜其私心以施實德于民亦欲其以德愛人不出于姑息也

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言民被實德則汝之婚姻僚友亦皆被實德矣彼其所以謀利自營者徒以為婚姻僚友之計而不能為民深謀遠慮故其德之及於婚姻僚友而已苟能黜其私心施實德于民則民受其賜而汝之婚友亦皆受其賜矣能如是我乃敢大言汝有積德蓋汝有積德之實我云不為溢美矣必曰積德者蓋指世臣也此篇言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下文言曰古先哲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則是所誥者大抵是

世臣巨室故以積德為言蓋謂如是則無忝於先王之德也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畆越其罔有黍稷

戎大也言苟無所畏慎肆其傲上從康之志大流毒于遠邇如怠惰之農肆其自安不黽勉以作勞苦之事不服於田畆則不獲有秋之利而罔有黍稷矣盤庚之斆于民欲使在位羣臣黜其傲上從康之心而

其譬喻必以農為言既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而又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其論農之勤惰如是之詳者蓋耿之地沃饒而近利斯民習於奢侈之日久人亦有言曰自儉而奢易由奢而儉難盤庚將欲率其奢侈玩習之人而使之居於亳殷之地負山阻險非勤非儉則不能享其生生之樂不如耿之近利也昔公父文伯之母曰昔聖人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能長

有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多不節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慕義也盤庚之遷意在此然將使民去奢而即儉去逸而即勞故在位扇其浮言而民皆有怨咨之意是以言其勤則有所獲而惰則無所獲矣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苟為不勤而有所獲是所謂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此不祥之大者也張平子西都賦云盤庚作誥率民以若此言真得盤庚之意孔子

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夫所謂暴者非至紂之炮烙秦之參夷然後有此名也苟臣民之有頑怠傲狠不順其上政令者不加教戒使知利害安危之所在而遽爾刑之則是暴虐矣盤庚之遷不忍暴虐其臣民故雖其世臣巨室傲上從康以鼓惑流俗之聽而閭閻小民惑於流言方相與咨怨而不適有居此誠中才庸主有所不堪而盤庚且諄復懇到先曉之以禍福安危之理不啻若父兄之教子弟

此非故為是優游不斷之政不能赫然奮其乾剛之斷也蓋以為脅以刑罰使臣民強勉以從已固不若教之戒之化之使之憤然知遷都之為利而不遷之為害中心悅而誠服也與之共享其安逸而無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矣是以自此而下其言莊重峻託責之也深而慮之也至其要務欲使知夫長惡不悛者典刑之所不赦然後黜其傲上從康之心而樂事赴功無強勉不得已之意此誠忠厚之至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

白博士曰詩云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瘼矣辭輯則所謂和言也辭懌則所謂吉言也此說是也言汝之羣臣不能平其心定其氣和順悅懌其言以曉百姓之未悟者而徒肆其浮言以惑之欲其沮遷都之議然此遷都之計乃上合天心下從人欲必非羣臣之所能沮也汝徒自生毒惡至于敗禍姦

究以自遺災于汝身而已謂自災于厥身者蓋頑嚚終不率敎則刑罰及之非我一人忍於用刑也是汝之敗禍姦究而自取之也

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此言我之所以望爾羣臣者蓋以謂民之愚有未知遷都之利害者必資爾以訓廸而開道之今乃先肆惡而不肯廸民亦從而胥怨是先惡于民也爲臣而先惡于民使天下騷然而不寧茍長此惡而不悛則

將自成其疾痛陷於罪戾雖悔之而身何所及也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相觀也與相在爾室之相同蘇氏曰憸民小人也視此小人猶相顧于箴規之言恐其言之發也或有口過以取禍彼小人于箴規之言猶畏之如此況我以萬乘之威勢生殺之權在予掌握制汝短長之命而汝乃傲上從康曽不之畏是小人之不若也

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

夫為臣之義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則民情愛戴而不忘古者忠臣之事君莫不能然而盤庚之羣臣反是故其責之以謂汝苟心知遷都之未為利又何不入告于我而乃相搖動浮言恐動沈溺此下民也王氏曰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溺之於罪戾此言是也白博士曰實德者浮言之反也言浮則無實實則

不浮此說亦是惟當時羣臣惟務以無實之浮言恐沈于衆故盤庚之所以告之者惟欲其施實德于民如良醫之治病有此病則有此藥也盤庚之臣內則不以遷都利害入告于后惟動以浮言恐沈于衆則是失夫為臣之義而刑戮之宜加也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言縱使汝之勢燄若火之焚燎于原野不可迫近而

我之威權猶可撲滅譬汝雖強惡終不免於撲滅則是汝羣臣自有謀不善故陷于刑戮非我有過也此篇文勢大抵反覆辯論以盡其意故其言終始亦相顧成文既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又曰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畆越其罔有黍稷既曰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又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文雖渙散而意實相貫以是知盤庚之言雖詰曲聱牙而不可遽曉然反覆而求之於人情

則近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遲任在籍無所攷見鄭氏曰古之賢史也義或然也案論語周任有言曰馬總以謂周之良史蓋古之史必賢而有文者為之故多立言以為法於世史佚曰無始禍無怙亂蓋立言者史之職鄭氏以遲任為賢史料必有據而云耳盤庚所告者大抵皆世臣巨室故舉古賢史遲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言器舊則敝器至於舊則必易新者而人則不厭其舊也人不厭於舊故我於爾羣臣自乃祖乃父以來用之於位以至於爾子孫而不廢也此雖有器非求舊惟新之言而盤庚舉此者但以證人惟求舊耳攷下文則繼之以古我先王曁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以至於不敢動用非德文勢首尾實相類者無取於器非求舊以為新邑之喻如蘇氏曰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使舊人用新器我今所以從老成之言而遷新

邑也王氏曰以人惟求舊故於舊有位之臣告戒丁寧不忍遽為殄滅之事以器非求舊惟新故不常厥邑至於今五遷也此皆求之之過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古我先王暨汝羣臣之祖父相與同其勞逸以成我

商家之基業是皆有大造于商家社稷宜其子子孫孫世享福祿與商家社稷同為無窮則我於爾羣臣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於汝非罰謂罰非罪也惟我以爾祖爾父與先王胥及逸勤故加惠于爾子孫而不敢以非罰加汝於是世世選用爾勞于國者不掩蔽爾善而使之居于列位以無忘乃祖乃父之德則是我能盡求舊之意而所以待爾者之厚汝苟不能忠於國家而肆其傲上從康之志以沮敗朝廷之大事

獲戾于先王則我雖私汝而不誅亦有不敢也故繼之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周禮司勲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勲詔之蓋古者有大勲勞於王室皆得配享於廟觀盤庚此言泛告在位之羣臣而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則是古者配食凡有功者皆得與焉而司勲之所掌亦無定數也此又古今之禮異不可

不論也大享謂大烝之類言我之祭享于先王之廟爾之祖亦從於廟而與享彼鬼神之情聦明正直福善禍淫若影響之應形聲無有差忒者既先王與乃祖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善則作福不善則作災不容私於其間則爾之至於傲上從康先惡于民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予其敢動用非德而赦汝乎言罰之與德皆簡在先王與乃祖之心而非我之所敢私也惟其賞罰生殺之權必視我先王與乃祖之所予

奪茍有毫髮之私不合乎先王與乃祖之心則我無所逃其責矣故予告汝以用賞罰之難若射之有志志正鵠也射必中夫正鵠者差於此者有毫釐之間則失於彼者在尋丈之外我所用賞罰之難亦若是也賞必當功無功而賞賞則為僭罰必當罪無罪而罰罰則為濫其間亦不可有毫釐之差也故爾之無罪則我不可動用非罰茍爾之有罪則我亦不可動用非德罰與德皆爾自取而我之用刑賞者惟欲適

其當而無容私於其間則汝當知所趨避而無陷於刑辟故敎之所加如下之所言者也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盤庚之遷避害而就利則當時之能深思遠慮者亦必有以遷為利以不遷為害而為當時羣臣扇以浮言使其說不得伸其老成人則以為昏耄無知而侮之其小者則以為孤幼而弱之侮其老而弱其少則彼雖欲達其箴言於上而無由盤庚故告之以無侮

老成人無弱孤有幼蘇氏曰有又通猶言孤與幼也此說是也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汝既無以老成之人而侮之無以孤與幼而弱之則宜各思長久于所居而勉出乃力以聽我一人之謀而從我遷也能從我以遷則是與我胥及逸勤此賞之所宜加不從以遷則是傲上從康此罰之所不赦

我亦何容心哉無有遠邇待之如一爾有可死之罪我用可罰之刑以伐汝有可彰之善則我用命德之賞而旌汝賞之與刑無非爾之所自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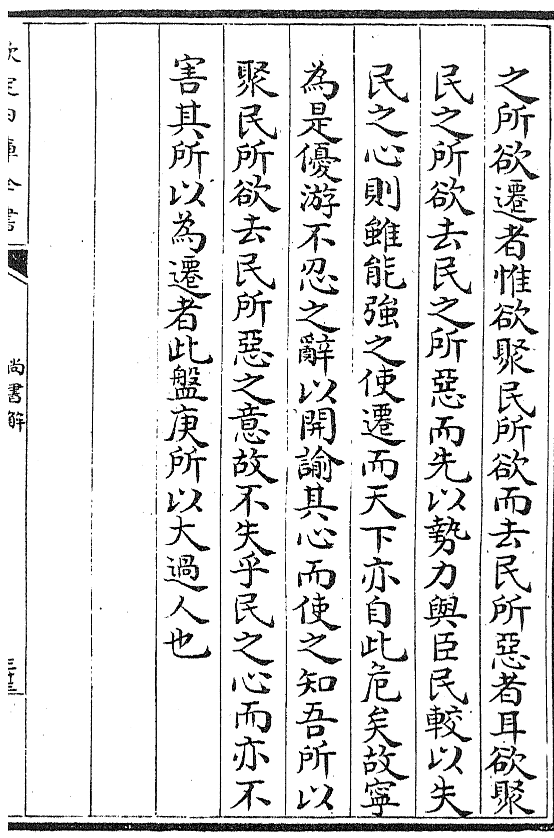
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邦之臧是汝衆能黜其傲上從康之心而從我以遷也邦之不臧是我一人之威令不行於臣下失其政

刑而不誅爾浮言之人也佚失也酒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則佚罰云者蓋行姑息小惠從有罪而不誅之謂也盤庚之意謂我一人既不敢有佚罰則爾衆當戒懼恐謹無陷於罪辜至於陷罪則我必不佚汝也故遂繼之曰凡爾衆其惟致告爾羣臣以至於庶民各相告語自今以往至于後日各恭敬爾所治之事整齊爾所居之位度乃口而無肆為浮言蓋所謂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茍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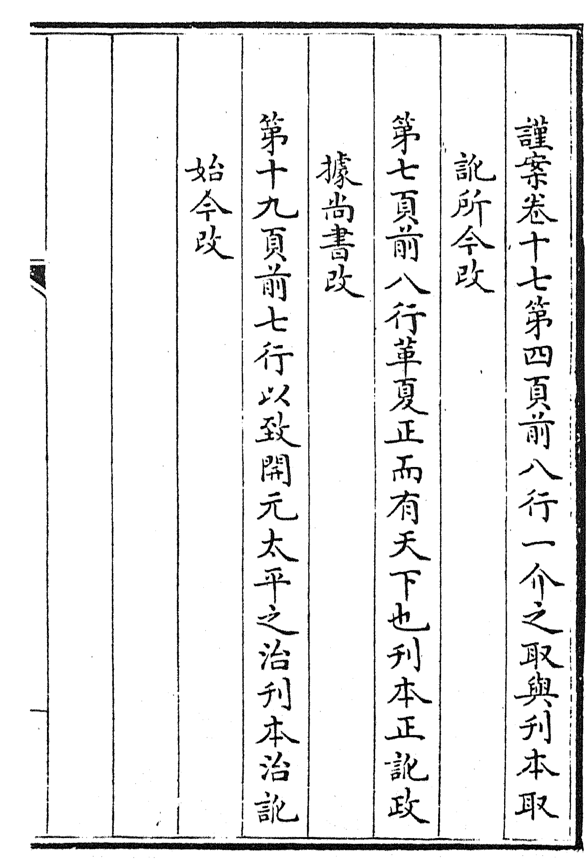
盡是三者則罰及爾之身雖欲悔之亦弗及矣孔子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莫予違也蓋人主天下之利勢生殺予奪之權在於掌握言出於口則羣臣百姓憚其威畏其命而無敢有違之者此誠人君之所樂也而盤庚之遷其羣臣以傲上從康而肆為浮言以逆上之令其百姓相與咨怨而不適有居命之而不聽率之而不從固已異乎言而莫予違也使盤庚以夫人主之利勢而與之較驅之以刑罰而使之遷

則亦誰敢違之者今其言乃反覆勸諭若將有所甚畏者既告之以其祖父所以事先王者如此又告之以先王與乃祖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其言葢若不忍加刑罰於臣民而曲折其辭以冀其從已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一有所欲為而為臣下之所沮抑也如此又不敢以其勢力而與之較則亦何樂於為君哉葢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盤庚



之所欲遷者惟欲聚民所欲而去民所惡者耳欲聚
民之所欲去民之所惡而先以勢力與臣民較以失
民之心則雖能強之使遷而天下亦自此危矣故寧
為是優游不忍之辭以開諭其心而使之知吾所以
聚民所欲去民所惡之意故不失乎民之心而亦不
害其所以為遷者此盤庚所以大過人也

尚書全解卷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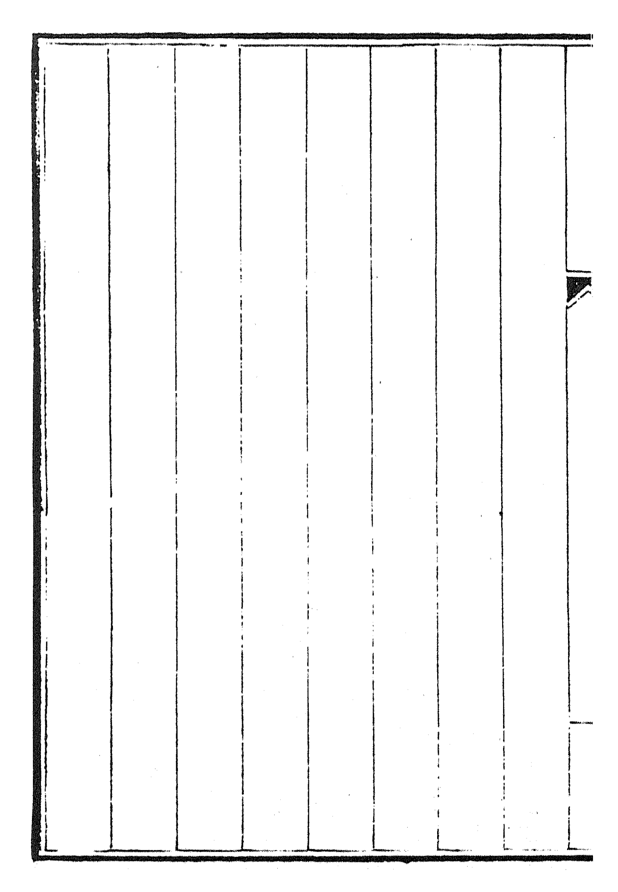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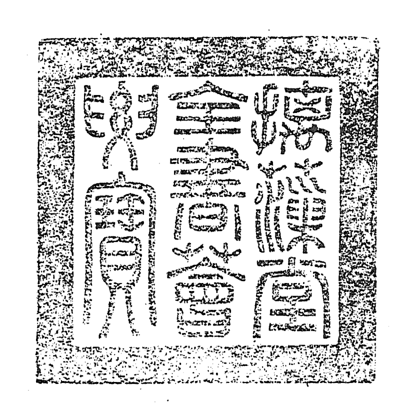
謹案卷十七第四頁前八行一介之取與刋本取訛所今改

第七頁前八行革夏正而有天下也刋本正訛政

據尚書改

第十九頁前七行以致開元太平之治刋本治訛始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賈捷三